

34110

吉木萨尔文史

第八辑

9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吉木萨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北庭文史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木萨尔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北庭文史
第八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吉木萨尔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阜康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32开 字数：10万
1993年12月出版
印数：1—2000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资料准印证第1989号

目 录

史 料

- 三台哈族督训组始末 师海天 (1)
“民主青年团”在孚远 马 健 (11)
略述吉木萨尔的河南垦民 马 健 (17)
我县最早的人工水库 孔繁丛 (23)
四五厂湖皇渠的来历 刘丽莺 (25)
乌斯满在孚远 霍加那依撰文 (28)
亭力克翻译
逃难庆阳湖 避匪牛蒡丛 杨文会口述 (31)
徐登臣整理
范家庄村悲惨的一幕 徐永智 (35)
四厂湖四九年“八三〇”抢劫杀人案
张志学 (40)
四十年前的正义枪声 周忠智口述 (44)
王维勤整理
忆五八年剿匪工作 王彦生 (47)
一区建政前后的社会治安状况 樊世华 (52)
忆我县宗教制度的改革工作 马俊杰 (58)
吉木萨尔县采金史述略 马维绪 (64)
吉木萨尔县税务沿革概述 赵根基 (69)
吉木萨尔县农机具改革与发展 邵照熙 (76)

- 吉木萨尔县广播电视概述 罗新民 (87)
吉木萨尔县创办的第一所中学 张志学 (92)
回忆参加抗美援朝的两次战斗 顾祖顺口述
徐登臣整理 (96)
克里木大漠奇遇 碧小家 (102)
武汉空战目睹记 赵志英 (105)

民族·宗教·风土·人情

略述吉木萨尔县哈萨克族的几次迁徙活动

- 霍加那依撰文 (109)
亨力克翻译
吉木萨尔的回族与伊斯兰教 治福刚 (113)
三台大庙 邓如新 (118)
吉木萨尔县礼仪习俗的沿革 邵熙照
薛峰 (124)

人 物

- 记一位农科战线上的排头兵 马 健 (129)
回忆我的革命历程 王彦生 (133)
神枪手杜生仁 卢烈钧 (137)
孚远县民国时期的商绅王玉国 邵熙照 (147)
木匠世家杨成录 丁建兴 (151)
泥水匠赵福堂 丁建兴 (156)

资 料·考 证

- 北庭都护刘涣被诛之我见 王彦诚 (159)

北庭故城话商业	邵照熙	(167)
耿恭在疏勒城	马维绪	(173)

补 白

我国疆域	(34)
国家政体和名称	(39)
首例指纹断案者是中国人	(43)
农历 ≠ 阴历	(46)
中国国名小史	(51)
第三产业的由来	(57)
拍卖史话	(68)
台湾历史上的名称	(91)
中国古代的大学	(95)
谁是我国最后一个死于腰斩的人	(101)
“驸马”的由来	(112)
中国历代人数略计	(178)

三台哈族督训组始末

师海天

乌斯满率众投靠国民党

乌斯满是个反复无常的反革命土匪，一个烧杀虏掠、无恶不作的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他唯我独尊，自认是最早与汉人打仗的巴图鲁（哈萨克语英雄）。一九四五年十月，新疆三区民族军解放阿山时，推举他为阿山区专员，他理应是阿山区的代表。但他没把小小的阿山专员职务放在眼里，拒不到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为首的革命力量，把三区临时革命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清洗出了革命队伍，改组了临时政府，从而保持了革命队伍的纯洁。乌斯满心怀叵测，担心下一步将轮到他的头上。对此，他深怀戒心。这时，阿山区的达里力汉由于得到伊宁方面的支持，力量一天天壮大。于是，乌斯满打算另找出路，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

国民党为了分化瓦解三区革命力量，认为乌斯满可资利用，策划他与三区革命对立，采取了支持乌斯满的策略。国民党的这一行动尽管十分机密，但不可能不为伊犁民族军所侦破。一九四七年二月，伊犁、塔城的民族军三个骑兵团，向阿山乌斯满部进击。乌斯满部未能抵挡住民族军的锐攻，战争失利，二月退出承化，三月退至库尔图，四月中旬再退

至大石头。

一九四七年十月，入冬不久。乌斯满带一千余名哈萨克族牧民，一百名蒙古人和尾随在后的八十名归化族、七十多名回、汉族，吆着不少牲畜（马、牛、骆驼、羊群）在中蒙边境的北塔山、北沙窝出没，他们全付武装，每人都配有战马。

为了解脱困境，乌斯满给宋希濂写了信，派人送至迪化。

三台哈族督训组的筹备

宋希濂见信后，即召集马呈祥（骑五军军长）、罗恕仁（四十六师师长）、叶成（军长）、总部沈参谋长、饶铁珊（军务处长）、梁客淳（新闻处长）等要员开紧急会议。决定①严加防止阿山过来的这批人，给木垒、奇台、孚远、阜康带来混乱及阿山方面可能报复的行动。②为了稳住阵脚、决定把乌斯满带过来的所有中年及青壮年组织起来，予以军事训练、配合正规军待机反攻阿山，并提出成立“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奇、孚、木、阜哈族督训组”，机构设在孚远三台街，还指令军务处抽调专人配备电台一部，经常深入哈族牧民内部，掌握各部落之间牧民的动态，了解有无暗中往来阿山通敌之现象。军务处还派李立山、马义忠（均系军务处特工），以宋希濂之名义，自迪化乘马前往北沙窝给乌斯满送去一部分武器弹药，并从牧民中选拔青壮年及中年人组成三个大队，在三台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旬，总部办公厅下令抽调下属各处室

在职人员：参谋处刘英武（中校参谋）、新闻处桂景福（上校督察）、李文毅（中校科员）、司建勋、师海天（上尉科员）、军校赵安常（上校战术教官）、王学奎（中校马术教官）、黄俊华（上尉教练）、邓先荣（中尉教练）、四十六师王森（上尉指导员）、军务处马尚贤（上校特工）、眷继忠（中校特工）顾锐（上尉特工）李立三、何培德（上尉译电员）、马映惠（上尉电台长）、马义忠（上尉翻译）、骑五军韩绍良、马占林（上尉连长）、严启芳、张华生、叶福祥、马如林（中尉排长）。以上人员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上旬，先后接到总司令部办公厅通知，指定去迪化北门外军校报到，参加为期一周的学习。在学习中间，请来一些知名人士讲课，其中迪化副专员郭德上课次数最多。主要讲述新疆哈萨克族之来源，各部落名称及部落之间的相互关系，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等。学习结束时，宋希濂在西大楼用便餐招待了大家，饭后还作了简短的讲话。要求每个人与哈族接触时，必须以“化身为圣人”的精神去感召他们，把这部分人训练成一支有战斗力的游击部队。同年十二月下旬，编入督训组的全体人员由赵安常领队，从迪化乘车出发，经阜康抵达三台。

在全体组员会上，公布了督训组的编制和每个成员的职务，及其明确分工。（附编制表）

边卡队（一个排的兵力）给督训担任警卫。
并作操场及野外战斗训练的示范。

教育股股长王学奎
副股长黄俊华

第一组长韩有文

第二组长赵安常

副组长桂景福

政训股股长李文毅
副股长王森

总务股股长刘英武、军需海源溪

翻译股股长马尚贤、副股长眷继忠、股员
顾锐。

翻译：马义忠

电台一部，台长马映惠。

译电员李立三、何培德。

哈一大队
哈二大队
哈三大队
蒙古队
归化队
回汉队
股员司建勋
股员师海天

三台哈族督训组组部设在三台中街孔家院、边卡队驻三台仓库对门，归化队驻维族礼拜寺东边，蒙古队驻三台西街，回汉队驻西门大庙，哈族一、二、三大队驻西门外，补给站设在金家院。一九四八年二月，乌斯满命令他的三个大队长胡尔满、哈巴斯、马那提，还有蒙古队的布尔不加甫，归化队、回汉队先后率领部队在指定驻地报到，并发给了军装、炊具、给养，到此为止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部队正式训练

一九四八年三月至八月，各队督训官按制定的训练方案，分为三个进度完成训练计划，先是为期一月的新兵入伍，及各个班排的各种制式训练。第二个进度是骑兵马术训练，地形、地物的利用，遇到空袭时的隐蔽常识，侦察兵搜索时的训练，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演习，部队在戈壁、沙漠、山区地带行军时的信号，联络及宿营常识。第三个进度是班排小队在夜间对敌奇袭、险要地带的伏兵战，山地游击战。

特工活动

自训练开始到八月初，翻译股马尚贤、眷继忠、顾锐均先后在奇台、孚远、阜康、木垒河深入各哈族居住的牧区，除掌握牧民动态外，特别对伊、塔、阿三区的来往行人查究甚严，急要的用电台直报军务处，一般的用书信报出。

部队检阅

一九四八年八月上旬，宋希濂率领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旅长韩有文，四十六师师长罗恕仁，供应局局长夏日长等要员，来三台督训组住宿一夜，不但戒备森严，就连膳食烹调亦有专人监视。次日宋希濂检阅部队后，行前还召集了督训组全体人员座谈会，就哈族部队在原地待机或是进军阿山问题征询大家意见。会上只有刘英武发言说：“乘热打铁，向阿

山反击为好”。其余人员鸦雀无声，未做任何发言。最后宋希濂说：“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轻举妄动，可待机会”。会议就此了结，宋希濂乘专车返迪化（今乌鲁木齐）。

乌斯满到三台

一九四八年八月初，宋希濂来三台检阅部队之前，事先函知乌斯满来三台会面。但是怀疑多端，抢劫成性的乌斯满，不敢按时到会。谁知在宋希濂已返迪化的第二天中午，乌斯满突然派人送来信说：“当日下午他要来三台看望部队”。下午四时许，炎热的天气稍感凉意时，教育股的王学奎即通知各大队全体官兵，整装排队，在督训组院内（孔家大院）集合等候。不一会，有身着哈族服装，全部乘马的十多人在大门口下了马，走在最前列的是乌斯满，他体高一米七八左右，长形脸、黑胡须，两颊通红，走路微向前倾，穿着黑色条绒长卡袢，腰系民族式的皮带，头戴哈萨克传统的尖顶帽，足穿长筒皮靴，后面的随行人员，均持武器，似有戒备的模样。乌斯满没有走上讲话台，反而屈膝坐在讲话台的台阶上，给部队讲了一个钟头的话。通过口头汉语翻译员马义忠在现场的直翻，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对伊、塔、阿三区民族革命极为不满，说成是强盗，在伊、塔、阿三区，杀害了不少的汉族人，无数财物、牲畜被他们抢走了。他要求每个哈族青壮年，认真接受训练，早日打回阿山去。讲完话后，乌斯满连办公室都未进去，也未和在场的一些人作任何交谈。他们立即上马，去校场湖哈族房子夜宿了。总的来说，乌斯满进三台，突然的来，匆忙的去，是早有准备的。

由于他一贯为匪，杀人放火，给社会上造成的民愤很大，不论走到那里，总是警惕甚严，生怕有人活捉了他，或是杀了他。

督训组的末期

八月初秋，部队训练已完成第一阶段集训，督训组人事略有变动。赵安常、桂景福、李文毅、司建勋、黄俊华等陆续返回原单位。不久正逢宋希濂调往湖北，新任总司令陶峙岳到任后，派朱灏接任组长，韩有文兼任副组长，各队督训官仍归骑五军轮流抽调。归化队、回汉队、蒙古队调驻孚远县城，三台只留三个哈族大队。为防止乌部有变故，派来一个骑兵连驻防三台。经过以上人事更动及调整部队驻地，督训组训练工作维持现状，不见进展。此后，陶峙岳将军又下令，让督训组停止训练活动。但考虑到当时形势，又不敢把这几千哈族武装壮丁放回各地去。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只有继续将这些哈萨克壮丁集中管制起来，才比较定全。总司令部又派眷继中以十五组组长名义，对壮丁加以管制，不许他们乱动乱跑。其时间之长，足有十个月的光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各队督训官突然调回骑五军。当时兰州狗娃山战役将要拉开，驻新疆的骑五军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在混乱不安的情况下，督训组下属各部队宣告解散，回牧区自谋生活。三台城乡各地呈现一片人心惶惶的局面，阜康黄山沿途，已有乌匪出没，一次将一名护伙食车去黄山给归化队拉煤的归化兵击毙，事后安葬在三台公路旁。

督训组给三台造成的损失

其一、由于各队督训官均系从骑五军调来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青海时就加入青洪帮，这些人调来督训组担任骑兵训练，行动傲慢，好似脱僵之马，白天在连队任教，夜晚外出与三台东街谭贵（青洪帮头子）勾结，来去串通聚赌、偷盗、危害社会。新疆和平解放后，马占林在驻阜康起义部队中任连长，竟率众叛变，来三台勾结谭贵为匪。张华生也是青洪帮分子，在起义部队整编时，原定为遣散回家，可他离开部队后，仍来往在三台双河，跟随谭贵当了土匪，与解放军为敌，在攻打奇台时，被解放军击毙。

其二、三台督训组自成立到解散，在三台东地、西地及四厂湖一带，沿农田边缘驻扎。从阿山带来的哈族帐房及不少羊群、牛群、马匹危害农业生产。附近农民春天播种的青苗，夏秋两季丰收在望时，成片农作物经常被牲畜践踏啃害。农民怨声载道，前往督训组告状，大片的庄稼都被啃吃了，才只赔偿给一只当年生的小山羊。农民得不偿失，只好哀声叹气，吞气忍声而归。

和平起义前夕督训组二、三事

一、八月下旬，兰州解放的消息传来，在牧区突然传出翻译股的马尚贤失踪了，不几天眷继忠往呼图壁的岳丈家搬家，以后接着李立山送老婆逃往内地。

二、九月上旬的一天晚上，约十点左右，从门口开进两辆大道奇汽车，车停在院后，从棚布内走下来四个身着便装

的妇女。我上前一看根本不认识，接着又走下来九个男的。其中一个身着便服，我认出来他是军务处的译电员何培德，他上前和我握了手。我看他面容有些不悦，他对我说：“他们都是军务处的，有四个女的是军属。”他又叹气的说：“兰州已失守，战争还在向西延伸，新疆不保，我们取道大石头（木垒河）、经哈密，从南疆出国，越印度，去台湾。今晚已晚，我们从迪化出来，没来得及吃饭，能不能给我们做一顿饭”。他又把对我说的话，给王学奎重复了一遍。王即着炊事员做了便饭，吃完饭后，他们无精打采的躺着，何培德的情绪也好了些。他和我过去交往密切，语言投机，这一夜间我和他叙说往事不少。最后他劝我跟他一同出国，问我有没有决心，还讲了出国前的优待办法，我都善意的拒绝了。此时已是夜深人静。他们各自入睡，夜空还未破晓，都起床着装，打点行李，其中个别人仰天长叹不已，似有逃国之苦。特别是有两个妇女，暗暗哭泣，一手挥泪，一手提行李。我在旁意识到，他们必定是故土难舍，别亲离友、牵肠挂肚有点难言之隐。车已发动，依次入座，汽车向东远去。

三、记得有一天晚上，夜幕降临不久，从大门走进一个身着便装，很陌生的、细高身材的人。他不言不语的直往上升房走去，王学奎接见了他。以后才弄清此人是叶军长（叶成），也是取道北疆、经大石头、哈密、从南疆逃国外去台湾，在这里住宿一夜，天未亮就走了。

共产党唤醒了常眠沉睡的新疆大地

全疆各驻军部队的最高将领陶峙岳，在一九四九年的九·二五前夕，通电全疆的所属各部队官兵，宣布“九·二五”和平起义，督训组的留守人员，也和各地驻军一齐欢欣鼓舞，热烈响应这一英明的号召，坚决拥护“九·二五”和平起义。在起义前夕，骑七师派车送我们返回总部原单位，在迪化参加了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的各种活动，从此沉睡的新疆，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人民当家做主，安居乐业，经济繁荣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 马维绪

“民主青年团”在孚远

马 健

山雨欲来风满楼

新疆解放前夕，由于盛世才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政治上歧视少数民族；经济上贪污腐化，横征暴敛，各族人民怨声载道、愤怒之火、寻机待发。

1944年8月，尼勒克县首先打响反对国民党的枪声。国民党人心涣散，士无斗志，起义者很快攻入伊宁，当年11月12日伊犁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告与国民党脱离关系。1945年4月，民族军发展到一万余人，并开始向国民党统治区三路进军：北路大军于6月攻下额敏，7月直捣塔城，9月占领阿勒泰，至此，伊塔阿三区连成一片；中路大军于9月进攻精河、乌苏、并乘胜直抵玛纳斯河西岸。国民党军被迫烧毁拦河大桥，双方处于对峙局面；南路大军越天山大坂，包围阿克苏、两度攻占拜城、温宿。国民党统治处于岌岌可危状态。

1945年10月，国民党一面派张治中出面与三区进行和谈；一面从青海调马步芳的骑五军进疆。因国民党对和谈，缺乏诚意，谈判争论十分激烈，直到1946年6月6日双方才勉强达成十一项和平条款和两个附文，同意组织联合政府。但这项虚与委蛇的协议书不久就被国民党撕毁了。